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David
Copperfield*

〔英〕狄更斯—著 黄勤—编译

大卫·科波菲尔

开明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David
Copperfield*

[英]狄更斯—著 龚勋—编译

大卫·科波菲尔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 / (英) 狄更斯著; 龚勋编译. —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17.7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ISBN 978-7-5131-3469-9

I. ①大… II. ①狄… 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49291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大卫·科波菲尔

DAWEI KEBOFEI'ER

原 著 [英] 狄更斯

编 译 龚 勋

责任编辑 尹 涛

出 版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 10008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84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出版社负责调换货 联系电话: (010) 88817647

译序

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也是英国继莎士比亚之后对世界文坛产生深远影响的小说家。他出生于英国的朴茨茅斯，年少时家境优越，但由于父亲嗜酒、挥霍无度，生计变得日益艰难。狄更斯12岁那年，父亲因为债务问题锒铛入狱，全家也都跟着迁入监狱居住。家境的巨变使狄更斯由一个小少爷一下子沦落为鞋油厂的学徒，这也让他备尝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然而，正是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底层民众生存的艰难，也让他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特别关注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并始终对他们抱以深切的关怀和无限的悲悯。

后来，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这让狄更斯终于结束了学徒生活，进入学校学习。15岁时，他从威灵顿学院毕业，之后进入律师事务所做了学徒。20岁时，他又进入报馆，做了新闻记者。从这时起，狄更斯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他早期的创作主要有《鲍兹随笔》《匹克威克外传》《老古玩店》等，这些作品通俗流畅，幽默感人，充满对现实的批判。但他这一时期的批判，只限于局部的领域和制度。后期的创作有《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董贝父子》《小杜丽》《双城记》《远大前程》等，这一时期是狄更斯创作的繁盛时期。当时，英、法两国的革命运动纷纷遭遇失败，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日益嚣张。由于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狄更斯在作品中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更为广阔，对社会现象的批判更为深刻，其写作手法也更为成熟。

作为狄更斯创作繁荣期的作品，《大卫·科波菲尔》带有强烈的自传

色彩，是其人生的真实写照，亦是其心血之作。在塑造主人公大卫时，狄更斯几乎融入了自己全部的人生经历。他借用“大卫的历史和经验”，从诸多方面回顾了自己过往的生活道路。无论是从大卫童年时代的富裕无忧，少年时代的历尽磨难，青年时代的奋发进取，还是从大卫的好朋友——米考伯先生一家为债所困、入居监狱的生活，我们都可以捕捉到狄更斯自己人生的影子。但作品的主旨绝不仅限于此，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意义，即它通过描写大卫这个孤儿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幅波澜广阔、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画面，批判了当时英国社会中金钱对婚姻、家庭乃至社会的腐蚀作用。

小说中一系列的悲剧，皆是金钱所致。大卫的继父默德斯通先生之所以娶他的母亲，并不是因为真心爱慕她，而是因为觊觎她的财产；小艾米莉之所以断然抛弃与自己两小无猜并且已经订婚的汉姆，和贵族少爷斯蒂夫私奔，也是因为受到金钱的诱惑；卑鄙小人乌利亚·希普更是在金钱的诱惑下，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陷害他人，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最后落得终身监禁的下场……狄更斯正是通过这些鲜活的事例，一针见血地向读者揭露了人性的贪婪与堕落，从而揭开了当时英国社会隐藏在表面浮华背后的让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真相。

小说中各种主要人物的结局，也反映了狄更斯本人的信念：邪恶之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良善之人得到了美好的归宿。这样的结局也体现出狄更斯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尊崇。不难看出，他希望以这样无言的教化来劝人弃恶向善，从而达到改造社会、建立和谐美满社会的目的。也正因此，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称《大卫·科波菲尔》为“一切英国小说中最好的一部”。

目录

第一章	来到人世	001
第二章	初识世事	007
第三章	生活有了变化	013
第四章	蒙羞受辱	019
第五章	我被打发离家	027
第六章	我的朋友多起来	033
第七章	萨伦学校的“第一学期”	037
第八章	我的假期	044
第九章	难以忘怀的生日	050
第十章	我被忽视，也被给予	055
第十一章	我独自谋生，但很不开心	063
第十二章	我不喜欢独自谋生，我下定决心	069
第十三章	下定决心的结局	073

第十四章	姨婆为我做主	081
第十五章	重新开始	087
第十六章	我又成了新生	092
第十七章	故友重逢	101
第十八章	一次回顾	107
第十九章	我处处留心，有所发现	111
第二十章	斯蒂夫家	117
第二十一章	小艾米莉	122
第二十二章	旧景新人	131
第二十三章	选定职业	140
第二十四章	初涉放荡生活	146
第二十五章	天使和瘟神	151
第二十六章	坠入情网	160
第二十七章	汤米·特雷德尔	166
第二十八章	米考伯先生的挑战	171
第二十九章	重访斯蒂夫家	179
第三十章	一个损失	183

第三十一章	一个更大的损失.....	187
第三十二章	走上漫漫路.....	192
第三十三章	无忧无虑.....	201
第三十四章	姨婆使我大吃一惊.....	208
第三十五章	沮丧.....	213
第三十六章	满腔热情.....	221
第三十七章	一杯冷水.....	228
第三十八章	散伙.....	232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尔和希普.....	238
第四十章	浪迹天涯的人.....	247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位姑妈.....	251
第四十二章	搬弄是非.....	256
第四十三章	再度回顾.....	265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家务.....	269
第四十五章	狄克先生应验了姨婆的预言.....	275
第四十六章	消息.....	281
第四十七章	玛莎.....	286

第四十八章	持家	291
第四十九章	我坠入了迷雾	295
第五十章	佩格蒂先生梦想成真	299
第五十一章	更长的旅行开始了	303
第五十二章	我参与的爆炸性事件	310
第五十三章	又一次回顾	320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事务	323
第五十五章	风暴	329
第五十六章	新伤与旧创	334
第五十七章	移民的人们起航	338
第五十八章	离开	343
第五十九章	归来	347
第六十章	爱妮斯	352
第六十一章	我见到两个可笑的忏悔者	357
第六十二章	一盏明灯照我前行	362
第六十三章	远方的来客	366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371

第一章

来到人世

我认为，让大家明白本传记的主人公是我本人而非其他任何人，很有必要。说到这本传记，那就要从我出世说起。我出生的时间是一个星期五的半夜十二点钟，据说我的哭声正好和第一声钟鸣同时响起，分秒不差。

听闻我生在这样一个日子和时辰，照料我的女仆和几位见多识广的女邻居便议论开来，说我这个人命中注定要多灾多难。因为她们相信，凡是出生在星期五半夜十二点的孩子，不论男女，都会很不走运。关于她们的说法，我在这里不必多说，至于后来是否应验，没有什么比我的经历更能证明了。

我出生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是一个遗腹子。在父亲闭上眼睛的六个月后，我才睁开双眼看到这个世界。直到现在，一想到我们竟从未谋面，我仍然有一些奇怪的感觉。每当我们的小客厅燃起温暖的炉火和明亮的烛光时，我总会觉得是家里紧锁的门窗把父亲的坟关在屋外，让他独自待在寒夜之中。在我朦胧的记忆里，我觉得那种做法是那么残忍，不堪回首。

我父亲有位姨妈，也就是我的姨婆，叫作特洛伍德小姐，或称贝特西小姐，她是我们家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以后还会详细地说她的）。我母亲一直畏于她的威严，当不得不提起姨婆时，只敢称她为贝特西小姐。不过，这样的次数并不多。

姨婆嫁过人，她的丈夫比她还年轻，也算一表人才。可惜，人不可貌相。

好多人都怀疑他曾殴打过贝特西小姐，甚至有一次因为日常饮食发生一些口角，鲁莽的他差点将贝特西小姐从三层楼的窗户抛出去。这些不争的事实证明他们性情不合，两人最终分了手。贝特西小姐还给了他一笔钱，他便带着这些钱到了印度。十年后，他去世的消息从印度传了回来。没有人知道姨婆对这件事有何感想，因为自他们分手以来，姨婆立刻恢复了婚前的姓名，在遥远的海边的一个小村里买了一所房子，带着一个用人过起了独居生活。大家想，她大概是不想理这些俗事了。

我相信，我父亲原本很受姨婆的喜爱，只是他的婚事让她感到心灰意冷。我母亲的年龄比父亲小上一半，虽然贝特西小姐从没见过我的母亲，但在她眼中，我那不满20岁的母亲就像个洋娃娃一般。父亲婚后再也没和贝特西小姐见过面。在我出世六个月前，他就去世了。

在那个多事却又重要的星期五下午，外面刮着大风，我母亲正拖着虚弱的身体坐在壁炉前，两眼含泪地望着炉火，为自己，也为了死去的丈夫和即将出世的孩子，心底满是绝望。等她擦干眼泪，向窗外望去，她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正往庭院里走来。

夕阳的余晖洒在篱笆上，那女人迎着阳光径直朝屋门走来。她的身子挺得笔直，脸上的表情既安详又冷漠。母亲预感到来者就是贝特西小姐。父亲曾说起过这位姨妈。

她走到屋门前，没像来客那样去拉门铃，而是走到我母亲望着的那扇窗前，把鼻尖紧贴在玻璃上，往屋里张望。她用行动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因为我父亲曾经多次说过这位姨妈行为古怪，不同常人。而我的母亲后来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当时，姨婆的鼻子由于贴得太紧，都失去了血色。

她的到来使我母亲大为吃惊，因此我一直确信，我之所以会在这个星期五出世，完全得益于贝特西小姐。我母亲惊慌地离开椅子，躲在角落里。贝特西小姐探询般地扫视着整个房间，直到目光落在我母亲身上，然后她像支使仆人一般，朝我母亲皱了皱眉头，做了个手势，叫她去开门。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特西小姐说。她看到了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和病态的神情，因而确定了我母亲的身份。

“是的。”我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特洛伍德小姐这个名字，我想你该听说过吧。”来客说道。

我母亲表示她有幸听说过这个名字，然后低下头，请客人进屋。

两人在壁炉前坐下，贝特西小姐一言不发，而我母亲虽然极力克制自己，最终还是哭了出来。

“好啦！”贝特西小姐着急地说，“别哭了！”

可是我母亲怎么也忍不住泪水，一直到她哭够了才停下。

“孩子，把你的帽子摘下来吧，”贝特西小姐说，“让我看看你的脸。”

我母亲怕极了，不敢拒绝贝特西小姐的要求，便按她的吩咐摘下了帽子。她那打着哆嗦的双手把头发弄得披散在了脸上。

“哟，天啊！”贝特西小姐喊道，“你还真是洋娃娃！”

我的母亲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小，这使她感觉自己像个罪人似的低垂着头。这个做了寡妇的洋娃娃，接下来恐怕还要做一个孩子气的母亲。在短暂的静默后，我母亲恍惚觉得贝特西小姐正温柔地摸着她的头发，但当她怯懦地抬起头时，却看到贝特西小姐撩起衣服下摆，把双手叠放在膝盖上，眉头紧皱地坐在那里。“天啊！”贝特西小姐看到了屋中的牌匾，惊讶地说，“为什么叫鸦巢？”

“您是说这房子吗，姨妈？”我母亲问道。

“为什么要把这里叫作鸦巢？”贝特西小姐说，“你们两人要是有一个会过日子的话，就算把这里叫作厨房都合适。”

“是科波菲尔先生起的名字，”我母亲回答说，“当初买这座房子的时候，他一直认为这附近住着乌鸦。”

“那这里的乌鸦都到哪儿去了？”贝特西小姐问道。

“打我们搬到这儿起，就没见过什么乌鸦。”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原

以为这儿会有一大窝乌鸦的，可这里只有破旧的老巢，乌鸦早不住这里了。”

“他可真是我的大卫·科波菲尔！”贝特西小姐喊了起来，“从小他就是个光会做梦的蠢货！附近一只乌鸦都没有，他却把这房子叫作鸦巢，就因为看到有几个老旧的鸟窝，他就相信一定会有乌鸦。”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敬道，“他已经去世了，请您不要在我面前数落他……”我那可怜的母亲，这会儿一定想反驳贝特西小姐几句来捍卫自己丈夫的尊严，不过那天下午她实在是太过虚弱，只是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就晕了过去。待她醒过来时，贝特西小姐正站在窗前。这时黄昏已逐渐变成黑夜，她们之间只能靠着火炉的亮光模糊地看到对方。

“我说，”贝特西小姐走到椅子跟前问道，“你预计在什么时候——”

“我全身都在发抖，”我母亲颤抖着说道，“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想，我一定就快死了！”

“不会，不会的，”贝特西小姐果断地说，“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还是想想你准备管你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吧。”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姨妈。”我母亲回答说。

贝特西小姐问了我母亲女仆的名字，然后打开客厅的门，大声说道：“佩格蒂，不要闲逛，你的女主人有些不舒服，端点茶水来。”

贝特西小姐发号施令的样子宛如一家之主，她陌生的声音也令佩格蒂大吃一惊。贝特西小姐和手拿蜡烛的佩格蒂打了个照面，见佩格蒂正要去办事，她又将门关上，卷起裙子的下摆，将双脚搭在炉栏上坐下。“刚说到生女孩的事，”贝特西小姐说，“这样吧，从这个女孩降生起……”

“也许是个男孩呢。”我母亲冒昧地插嘴说。

“我有预感，这一定是个女孩，”贝特西小姐果断地说，“从这个女孩降生起，我就打算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把她的名字取作贝特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可怜的孩子，她可一辈子都不能犯错，她应该受到可靠的保护，获得良好的教育，我一定要把这些当作自己的责任。”

贝特西小姐在说这番话时，每说一句，她的头都要痉挛似的摆动一下，仿佛是在克制自己内心的怨念和悔恨，让它发作得不要太过明显。

沉默了一会儿，贝特西小姐开口道：“孩子，大卫对你好吗？”她的头已经停止了摆动，“你们过得快乐吗？”

我母亲轻声说：“我们很快乐，科波菲尔先生对我非常体贴。”

“我看，他是把你宠坏了。”贝特西小姐接着说道。

之后，姨婆又问了几个问题，包括母亲的身世、她和科波菲尔先生的恋爱史、两人如何处理家务，等等。母亲怯懦地回答着这些问题，又想到今后只剩下她一个人艰难度日，又禁不住呜咽起来。

“行啦，别哭了，再哭会把自己弄病的。”贝特西小姐说，“这样对我的教女也没什么好处。”

或许是这段安慰，也或许是我母亲的身体不适，她停止了哭泣。又沉默了一会儿，贝特西小姐开口道：“我知道大卫曾动用了一笔钱，为他买了笔年金，他是怎么为你打算的？”

这时，我母亲说话已经有些费劲了：“科波菲尔先生为我考虑得十分周到，他将一部分年金给了我。”

“有多少？”贝特西小姐问道。

“每年105镑。”我母亲回答。

“还算不错。”贝特西小姐说，“他本来会做的比这还糟。”

说到这里，我母亲的情况也变得更糟糕了。她的身子愈来愈不适。拿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佩格蒂，一眼就看出我母亲如此难受是怎么回事。若这屋里能更亮一点，贝特西小姐或许也能早些发现端倪。佩格蒂急忙把我母亲扶到楼上的卧室，并立即叫她的侄子汉姆·佩格蒂去请医生和护士。汉姆已经在我们家待了几天，就准备在紧急时刻被派上用场。

大家匆忙赶到我家，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坐在壁炉旁，都觉得很惊奇。她的表情看起来很庄严，左胳膊上挂着她的帽子，正在使劲地往自己的耳朵里塞

棉花。佩格蒂不知我的姨婆是何方神圣，我母亲也从未向她提及。她坐在客厅里，完全就是一个神秘人物。

医生齐利普先生匆匆上楼后又下来了。他是个十分温和的人，很少对人发脾气。看到我的姨婆，他侧头向她致意，然后摸了摸自己的左耳：“耳朵不太舒服吗，夫人？”

“什么？”我的姨婆边说边像拔塞子一样，将棉球从耳朵里猛地拔出来。

她这番粗鲁的动作令齐利普先生有些惊慌失措。不过，他还是很温和地问道：“耳朵感到不太舒服吗，夫人？”

“胡扯。”说完，我的姨婆又拿棉花将耳朵塞住了。

齐利普先生有些不知所措，他怯怯地坐着，一直到有人请他上楼。

“怎么样了？”齐利普先生刚一下来，我的姨婆拔出耳朵里的棉花问道。

“夫人，我们正在……慢慢地进行呢。”齐利普先生结结巴巴地说。

“吓……”带着颤音，姨婆鄙夷地说出这么一词。

齐利普先生很少被人这么粗暴地对待。后来，他宁可怯怯地摸黑坐在无法挡风的楼梯上。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温文尔雅的齐利普先生是不会对人怀有恶意的。又过了许久，齐利普先生终于办完事了，他走下楼，面色和蔼地对我姨婆说：“我很高兴向您道喜。”

“她好吗？”我姨婆抱着双臂问道。

“小姐，我想过不了多长时间，她就能好起来。”齐利普先生回答，“在这样悲惨的家庭中，对一个刚成为母亲的年轻女人来说，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那她呢，她好吗？”我姨婆厉声问道，“那孩子怎么样？”

“小姐，”齐利普先生回答，“是个男孩子，我还以为您知道了呢。”

我姨婆听后没说什么，只是手抓帽带，提起帽子，朝着齐利普先生的脑袋砸了过去，像扔石头一样，随后她戴上有些瘪的帽子走了出去。她就这样满怀怨恨地消失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章

初识世事

当我回想我那浑浑噩噩的童年时代，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有两个形象：一个是体态犹如少女般的母亲；另外一个就是与之相比毫无体态可言的女仆佩格蒂，她长着一双甚至能把她那张脸都映黑的大眼睛，还有绯红的双颊和结实的手臂。我记得，她们之间隔着一段距离，不知是蹲着还是跪着，她们看上去都有些矮小。而我，则步履蹒跚地从一个人的身边走到另一个人的身边。我也说不好是不是真实的，印象里，佩格蒂总喜欢把她的食指递给我，由于经常拿针的缘故，她的手摸起来很粗糙，就好像磨豆蔻的小擦子。

我的母亲很爱美，她也因自己的容貌而骄傲不已。冬日的黄昏，母亲最喜欢在客厅里跳舞，跳累了就坐在扶手椅上休息。我很喜欢我温馨的家。

一天傍晚，母亲到邻居家串门，家里只剩下我和佩格蒂。我在壁炉前给佩格蒂念了一篇关于鳄鱼的故事。不知是我念得过于动人，还是她听得过于认真，我的故事竟给她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让她觉得鳄鱼应该是一种蔬菜。我当时非常困，已经没精力向她解释什么了，但还是不愿上床睡觉，仍坚持等着我母亲回来。我越来越困，越来越困，我看着佩格蒂的形象逐渐变得高大，便用食指使劲把眼皮掰开，盯着她所做的针线活。我看到她那块用来擦缝衣线的蜡头，看到她那个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还看到她手上戴的铜顶针。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忽然觉得她十分可爱。

“佩格蒂，”我突然开口道，“你结过婚吗？”

“什么，大卫少爷？”她惊讶地抬起了头，“你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

她惊慌的样子，倒把我吓得有些清醒了。接着她停下手中的针线活，转过头看着我。

“那你到底结过婚没有呀，佩格蒂？”我说，“你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不是吗？”

我当然知道她和我母亲的形象不尽相同，但是对于另一种美来说，她也称得上是很好的典型。

“你是在说我漂亮，大卫少爷？”佩格蒂笑着说，“没有的事，可你怎么会想起问结婚的事来呢？”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一个人是不能嫁给两个人的，对吧？”

“当然不能！”佩格蒂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可如果嫁给的那个人死了呢，就可以再改嫁了，对吧，佩格蒂？”

“那是可以的，”佩格蒂缓缓地说，“如果两个人愿意那样的话，这只是看法问题。”

“那你是什么样的看法？”我问道。

我一面问她，一面好奇地看着她。她也在用同样的表情看着我。

“对我来说，”佩格蒂顿了一下，转过头，重新做起针线活，“至少我自己从未结过婚，我也并不想去结婚，我只确定这点。”

“佩格蒂，你没生气吧？”沉默了一会儿，我问道。因为她对我有些爱搭不理，我便想，是不是她生我的气了。

不过，我完全想错了。当时，佩格蒂正在补袜子，一听我这么说，她赶忙把手头的活儿放下，张开双臂，把我满是鬈发的脑袋抱进怀里。

“你再给我讲讲鳄鱼的故事吧。”佩格蒂温柔地说，“我还没有听够呢。”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佩格蒂这样急于再听鳄鱼的故事，不过我还是打起精神，开始给她讲了起来。但她好像听得不太用心，因为我发现她一直若有所思